

《离骚》之“昆仑”新论

姚宇亮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古代典籍中昆仑的地望不应定于一隅, 昆仑是一个大致的范围, 可以称为“昆仑文化区”。昆仑神话和太阳神话本源于昆仑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和太阳东升西落这两个“客观存在”。古人由此建立他们的生命和宇宙模式。《离骚》中昆仑神话的意蕴和文学内涵由此衍生, 《离骚》中主人公的飞游和归宿也可依此阐释。

关键词: 《离骚》; 昆仑; 太阳; 生命; 神话

中图分类号: H1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078-04

楚辞中多次涉及“昆仑”风物和人物, 仅《离骚》中就有40余句。可以说“昆仑”是正确理解、阐释、接受《离骚》乃至整个楚辞的一把锁钥。要正确地破解“昆仑”之谜, 必须有宏观的文化视野, 将“昆仑”放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 把握“昆仑”在文化链条上的历时性嬗变。本文拟从历史地理、神话民俗及文学的综合角度昭显“昆仑”底蕴, 并试图由此打开一正确理解《离骚》的契入口。

一、昆仑·生命·太阳——昆仑与人类发祥和古代宇宙模式

昆仑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似乎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古代典籍所记录的昆仑原型之说非常多, 例如祁连山(酒泉南山)说、玛沁雪山(闷摩黎山)说、巴颜喀喇山说、冈底斯山说、喜马拉雅山说、昆仑山(于阗)说等, 先人时贤常以此为基本依据, 各执一端, 莫衷一是。古代典籍如《尚书·禹贡》《山海经》《淮南子》等多有神话色彩和宗教意味, 以此作为基本依据考察昆仑的地望, 再参以历史地理方面的证据, 并且应当以神话、民俗为探杖, 还原和追寻古人的思维,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发掘出“昆仑”的原型意义。

对于昆仑的地望, 诸家说法各不相同, 甚至互相矛盾, 互相掣肘。其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都试图把昆仑的位置定于一隅。据笔者的考察, 古代典籍中的“昆仑”的位置并不确定, 但是有一个大致范围——姑且称之为“昆仑文化区”。之所以会产生“昆仑文化区”,

且“昆仑”的方位不确定, 这和昆仑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及昆仑地区所在的西方是日没之地有关。后来的神话、民俗、文学之中的“昆仑”的象征意义和丰富意蕴都由此生发。

19世纪之初, 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先后在印度、巴基斯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区和南非阿扎尼亚的汤恩等地, 分别发现了西瓦古猿和南方古猿这种似猿非猿、似人非人的化石。经研究证实: 他们是人类进化的直接证据, 是恩格斯所指的“正在形成中的人”^{[1](517)}。西瓦古猿和南方古猿是前人阶段的代表。西瓦古猿是生活在中新世到上新世、距今1400~800万年以前的人类直接祖先, 最先发现于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靠近我国西南边陲的西瓦立克山区。我国西北以昆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在中新世晚期到更新世早期, 是气候温湿的热带环境。地势坦荡, 雨水充足, 动植物生长繁盛, 生意盎然。我国云南开远、禄丰、元谋以及我国西南边陲毗邻的印度、巴基斯坦北部边界的尼泊尔均有古猿化石的发现。后来由于自然条件的改变, 特别是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迫使古猿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走出了丛林, 开始了由猿到人的进化演变。《山海经·西山经》中说: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 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 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赤水出焉, 而东南流注入氾天之水, 洋水出焉, 而东南流注于丑涂之水, 黑水出焉, 西流于大于……^{[2](26-27)}

这一段话指出河、赤、洋、黑四水发源于昆仑之丘。

《海内西经》说: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 帝之下都, 昆仑之墟, 方八百里, 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3](93)}。

收稿日期: 2006-05-18

作者简介: 姚宇亮(1977-), 男, 浙江嘉兴人,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典文献学

昆仑丘、昆仑墟均为帝之下都,那是指同一昆仑地区而言。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言此地广大,地势很高,河水出东北隅,就是说昆仑之墟是指青藏高原黄河源头西南广大地区,那么,赤、洋、黑三水,就发源自黄河源头西南的昆仑之墟。华夏民族的世祖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国语·晋语》说:

昔少典娶有峤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4](356)}。

姜水在今陕西岐县东,姬水据李文实先生考证是今甘肃大夏河^{[5](22)}。总之,炎黄二帝出自青藏高原周边地区的羌戎。

屈原在《离骚》的开篇,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其第一句话便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五帝本纪》曰: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6](11)}。

又《山海经·海内经》曰:

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7](117)}。

又据《史记·夏本纪》:

夏禹曰名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孙帝,颛顼之孙也^{[8](49)}。

这就是说,夏、楚人均均为帝颛顼的后代。一支沿黄河而下,到了河南一带。《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夏伯。”^{[8](49)}是为夏朝。一支沿汉水一带而下,为楚。总之,夏、楚等族以后发展融合而成为今日的汉民族。这就是说现在的汉民族的祖先起源于地处流沙、黑水之间的昆仑地区,也就是起源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水经》说:“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9](48)}

正因为昆仑是人类的发祥地,华夏族的母亲河黄河也源于此,所以古人把昆仑视为“地之中”。古人方位知识没有今人准确和丰富,他们往往根据主观观念和观察到的有限的自然现象来建立方位系统。

太阳东升西落是古人熟知的常识,而古人又常用在他们心中占重要地位的昆仑地区来代指西方。《离骚》曰:“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兮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注曰“县圃神山,在昆仑之上。”“崦嵫,日所入山也。”^{[10](27)}由主人公的行踪来看,“崦嵫”离“昆仑山”不远,可以说都在昆仑文化区内。昆仑也即是日入之地了。《淮南子·俶真训》高诱注:“钟山,昆仑也。”^{[11](19)}《天问》说:“昆仑县圃,其危安在?……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说钟山是地处“天之西北”的“幽冥无日之国”^{[12](89)}。可见昆仑之山便是幽冥之山。从各种记载看,烛阴或烛龙的突出特点是司掌白天和黑夜的交替,“视为昼。瞑为夜”,兼具黑暗和光明两重神性。这其实是冥间太阳神和生命神的神性。

昆仑地区是人类发祥地,是生命的起点;昆仑又是西方日没之地,是生命的终点。太阳在黑夜中运行之后又会获得新生,重新升起。从这两方面来说,昆仑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古人也正是在这两个“现实的存在”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昆仑”神话、生命循环模式和朴素的宇宙模式的。他们认为昆仑之下的幽冥世界是死亡的起点,同时也是生命再生的起点,由此生命可以进入新的循环。而昆仑上与天相通,昆仑之上的天庭又有一个光明、永恒、美好的神仙世界。他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把太阳的运行和人类的生命循环当做宇宙秩序的中心,并由此建立时间和空间的知识。因此,古人昆仑神话和太阳崇拜可归于同一个母题——生命。

二、昆仑文化与《离骚》中屈原的飞游和归宿

在《离骚》中屈原写到几次飞游,这几次飞游都是在昆仑周围进行的(这里的昆仑地点是确定的、具体的,但是其象征意蕴和内涵则是来源于以上所说的“昆仑文化区”),而且太阳意象多次出现,二者又往往相伴出现。我们以第一次飞游为例作一分析。第一次飞游是先由九嶷(苍梧)起飞,再到悬圃,又由悬圃到崦嵫之山,最后到阊阖之门。不管是灵琐还是崦嵫,咸池、扶桑、若木、阊阖全在烈日所趋的西方,全是昆仑文化区里的特殊景物。前面说过古人把太阳的运行和人类的生命循环当做宇宙秩序的中心,他们也正是依此建立他们的宇宙模式。他们认为天圆地方,昆仑上与天相通,其分为三层即阊风、悬圃、天庭。王逸说:“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元气所出也。其颠曰悬圃,乃上通于天也。”^{[12](91)}《河图括地象》说昆仑“中应于天”。《水经注》也说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闾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大帝所居^{[9](48)}。要上天必须通过阊阖之门。地的四面有东、西、南、北四海;太阳出于东海,浴于汤谷,历经中天,经崦嵫,沐咸池,又复入西海,然后在海中运行,复出西方,周而复始。古人又依据他们的宇宙模式建立了他们的生命模式。他们的生命

模式的起点是西方的昆仑,生命从这里走向死亡又可以获得再生。生命的终极是升天,升天有两条途径:一是由昆仑拾级而上,经过阊风、悬圃、通过阊阖之门,直达天庭;一是由昆仑之地西沉入海,由西而东,而东北,而南,最后入南海。由于太阳中天时正处于南方,古人便以南为天之最高处,也正是仙界所在。这第二条途径即是冥间灵魂所经的路线,这条路线正是古人假想的昆仑之地的黑水所经的路线。从源头来看,黑水的出发点正是西极的冥都,终点则是南海。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7](119)}

《楚辞·招魂》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13](201)}

《山海经·海内西经》:“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3](93)}

《山海经·南山经》:“鸡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注入于海。”^{14}

黑水总是联系于一些神秘的国度和神秘的事物,联系于一种关于生命的想象,那么我们不难推想黑水是一条同古人的不死观念相联系的河流,使人由死而复生,进而仙化长生。

从地下发现可知,以上所说的生命和宇宙观念成为楚人的一种风俗,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观念实际上不限于楚地,也不止于先秦,吴越的良渚文化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汉代画像墓也有类似的发现。1971年发现于长沙马王堆医院建设工程中的西汉的“T形帛画”,学术界基本上共认是一幅升仙图。从地下的水中到地面再到天上仙界,阴、阳、仙三界非常明确,构成一幅完整的宇宙空间和灵魂运行空间画。这幅帛画的发现地是墓墟,联系这一实际情况,我们不难理解这一帛画的主体。这里的物象和《离骚》中的风物和人物有着惊人的一致。1973年发现于长沙子弹库的人物驭龙帛画与此也有相似之处。结合我们上面所说的古人生命模式的两条升仙途径,那么这一帛画与第一幅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幅帛画显示的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种升天途径,即直接由地面升天;第二幅则是我们所说的灵魂以冥间运行的方式追求长生。这幅帛画的人物驾驭的龙如舟样,下有鱼,舟行水上。舟的上前方是象征太阳的凤鸟,表明舟前进的方向是南方,此乃灵魂升仙之处。良渚文化遗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墓丘多建在三层土台上,瑶山、汇观山的形制大体一致,都是平面呈内外三重结构。福泉山是另一种形式,是台式三层结构。虽然如此,三者还是存在共同的特殊性征:坛面基本呈方形,都是三层,且都坐北朝南,以南为上。在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玉器上也

有类似的形式。结合以上所论,我们可以尝试着对此作出阐释:方台是当时的祭坛,是象征通天的“昆仑”;之所以坛要做成方形是因为“昆仑”处于天地之间,接地通天,而地在古人心中是方的;方坛坐北朝南,因为南方是灵魂冥游之后的归天之处。方坛做成三层,是因为“昆仑”由下而上分为三层。中国西南以四川为中心包括贵州、云南等地发现的汉代画像与楚地帛画有相当多一致的地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西南画像中,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之一。有“阙”的画像大多出现在距离门最近的地方,基本上均为双阙。在四川简阳县鬼头山崖墓出土的3号石棺上,在双阙旁有“天门”的榜题。已有学者指出,在墓中出现的“阙”,既非墓主人生前地位和官阶的象征,也非墓主生前所立阙观在墓中的再现,而是象征墓主死后将通过天门进入天国仙境。

至此,我们可以说屈原《离骚》中的第一次飞游,是以当时盛行的生命模式为框架,充分发挥和运用了昆仑神话的象征意蕴。屈原对其归宿的选择表明他对当时流行的生命模式的崇信和实践。昆仑神话的丰富内蕴是围绕这几点展开的:人、死亡、墓丘(现实);仙、天国、长生(理想);龙载、凤引、天阙(过程的艰难和彼岸的不可企及)。这决定昆仑神话的特点是在人神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展开,其间充满了对理想热烈的追求,在无奈现实中如火如荼的煎熬,充满了兴奋、热情、期盼、憧憬、沮丧、忧怨,饱蘸着火、血和泪。而这一切都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实行和承载。“美政”即屈原心中的“天国”,至高无上又难以企及,这里有公正,有真善美。这里既然能获得生命的升华,也一定能得到公正的回答,因此他不畏其难上下求索。对昆仑神话的崇信,对实现“美政”的渴望,使屈原的生命和事业同一。在第一种升天途径失败后,他宁愿以身蹈死地的绝决方式来尝试通天的可能。因此,屈原的生命悲剧不仅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承负,也是一种主动的抉择和履行。他的崇高和伟大也正是通过这两方面彰显出来的。屈原的“从彭咸之所居”并不是即时的、偶然的绝望和迷狂行为,我们从他的犹豫、彷徨和多次表达对彭咸的倾慕中可以悉知,他沉水有一理智选择的过程。他对沉水的归宿的选择是现实智性和神话智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对我们来说后者带有原朴的、宗教性的愚昧,但是对于与我们睽违千年的古人只能如是观。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4.

- [2] 山海经·西山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3] 山海经·海内西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4] 国语·晋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5] 李文实. 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6] 司马迁. 史记·武帝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山海经·海内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8] 司马迁. 史记·夏本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9] 酈道元. 水经注·河水一[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 [10] 王逸. 楚辞章句·离骚[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淮南子·俶真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2] 王逸. 楚辞章句·天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3] 王逸. 楚辞章句·招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4] 山海经·南山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On Kunlun in *Lisao*

YAO Yul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Kunlun in ancient classic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area, rather than a particular site, which could be called “the cultural area of Kunlun”. Mythology of Kunlun and sun originated from the fact that Kunlun area was one of the human’s birthpalces, and that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Ancient people created their modes of life and universe because of the two facts. We can interpret mythology of kunlun and Qu Yuan’s suicide in the *Lisao* on the basis of what we have discussed.

Key words: *Lisao*; Kunlun; sun; life; mythology

[编辑: 苏慧]